

赣州自古就有灿烂的文学传统，张九龄、文天祥、王阳明等均在此留下文章。如今，赣州正沿着老区振兴发展的步伐迈进，人文荟萃的赣州佳作涌现，本报今推出一组，以饕读者。

——编者

# 空灵中深蕴南方意境

## ——画家张际才山水画赏析

风谷

同样钟情于钟灵毓秀的南方山水，同样执著于传统笔墨的变革，当代著名山水画家张际才的山水画，既充满岭南画派写实、饱满、明快的风格，又呈现出不一样的笔墨语言、不一样的特征、不一样的面貌。

汉代扬雄在《法言·问神》中指出：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中国山水画作也是如此，画家没有传统文脉的传承与思考，没有对自然、对生活的切身感悟与深沉热爱，笔墨就没有精神和灵性。

祖籍南康、长期生活工作在崇义的张际才，对赣南山水之大气、灵秀之神韵，深有体悟，并融化于血脉。形诸于作品，造就了其画作风格的独特审美意趣。他的山水画厚重而空灵，秀逸而雅气，将山水的明艳、灵秀和生气转化为质朴、内蕴和气韵。画如其人，不张扬、不浮夸、不随俗，正如张际才本人，平实、率真、随性，其作品也在平实中现不凡，随意中见法度，呈现出一种难得一见的“自然而然”之美。

清人戴熙在《习苦斋画跋》中说，作画有三难：“密易疏难；沉着易，空灵难；似古人易，古人似我难。”又说：“大家在气象，名家在精神，骨性天成，各行其是。”用这两段话来印证张际才的创作，最能看出其作品的艺术价值。看古今山水作品，艳则易俗，浅近寡淡，繁则易僵，简则易弱，而张际才的作品都能繁中求简，简中求繁，看似写实，实则写意，空灵中生出无穷张力，山水迷蒙中有着无限的想象空间。或厚重而生动，或浅淡而华滋，都充分体现了张际才对画面的驾驭能力和扎实的笔墨功夫。尤其是他笔下



山色有无中，2005年，248×129cm

的树，堪称画坛一绝，作品中藤萝枝杆曲直疾徐、润肥瘦瘦，随意张弛而有法度；藤萝交缠、枝叶纵横，乱而不乱、齐而不齐，笔墨挥洒间现出大自然的秩序；而春华秋实、小桥流水、深山人家、芭蕉新绿……各种南方风物相映成趣，又是一幅生机盎然的家园美景，饱含浓郁的生活情趣。多种笔墨技法的成竹于胸和灵活运用，使得他的作品具有丰富的层次和细节，尤其是其出色的线、钩、点、染功夫，使枝繁叶茂的岭南山水郁郁而灵动。

作画“三难”中“密易疏难”的“难”，在张际才的创作中得到有效化解，并由此成为他作品的特有的亮色。而第二难“沉着易，空灵难”的“难”，他也凭借其扎实的写生功底与对大自然灵动的艺

术感悟，得以化难为易。“似古人易，古人似我难”，就是要求画家不泥古、不盲从，这一点在张际才作品的个性风格中，已经得到了最为充分的诠释，既有石涛笔墨的多样性，也有关山月的格局、黎雄才的秀茂、李可染的渲染，还有西画素描、色彩的影响，但更多的是他自身的笔墨气韵和潇洒灵动的风格。

张际才的山水注重造境，具有一种鲜明的南方意境——湿润、秀逸、空灵。这种空灵的意蕴，是中国水墨山水画特有的想象空间的空，是赣南特有的生机勃勃的灵，空灵而不失沉稳，沉着而不失灵气，这既是一种意境，也是一种境界。泥古守成和大胆创新是衡量艺术成就的重要标准，而创新正是张际才孜孜以求的重要品质。他的艺

### ●张际才简介

张际才（1940—），江西南康人，山水画家。在赣南山区潜心写生十余载，后专攻中国山水画创作，曾得到关山月、黎雄才等大家的肯定与指点。

现为江西美协会员，旅京职业画家，中国书店出版社签约画家。近年有数百件作品在国内外参展、参赛、发表和被收藏，并在广州、北京、香港、新加坡等地举办个展，多次应邀参加国内外文化交流。出版有《张际才山水画》（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怎样画写意山水》（中国书店出版社）等大型画册和教学专著。作品《岁月》曾获中国美协、中国书协、北京奥运会组委会主办的“2008和谐中华迎奥运”全国书画展一等奖。

术历程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创新、勇于超越自我的过程，从写实到写意，他的画能将抽象的笔墨与具象轻灵的山水树林共冶一炉，将赣南山水的浓郁、灵秀转化为艺术的灵气，使赣南的景致别开生面，既忠于岭南画派的革新精神，又跳出了一个画派的固有藩篱，也适应了现代人的审美习惯，创造出了现代岭南山水画的新意境，堪称当代中国山水画的又一典型。

石涛有云：“法于何立？乃自我立。立一画之法者，盖以无法生有法，以有法贯众法也。”齐白石说：“窃意好学者无论诗文书画刻，始必先学于古人或近时贤。大人其室，然后必须自造门户，另具自家派别，是谓名家。”张际才先生在“自我立法”的路上走得很远，路很开阔。



赣南风光 来源：PhotoFons

多次看过杨庆云女士的画作，其用笔精微、色彩明丽，令人眼亮，业内人士称之为“随心而发、自然唯美，赏心悦目、神形兼备，艳而不俗、细而不腻”。所谓触类旁通，艺术是相通的，近日拜读她的小说《非常青春》，同样令人称快。

《非常青春》反映的是知识青年轰轰烈烈上山下乡的旧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简简单单8个字，背后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内涵，有着鲜明的历史印记。

凝视着小说封底文字：“我们那

王静获得了上工农兵大学的机会，不料被以权谋私、欲占名额的县妇联黄主任连敲带诈而逼疯，此后不知去向。两女一男三知青，就这么早早地魂归九里沟屯。赵小蛮则在齐会计的算计下，成了齐会计的儿媳，完成了知青与贫下中农的结合，从此在九里沟屯安营扎寨、终老一生。

8名知青，四个最终留在了插队之所，另外4个真正走了出去。最早回城的是郑实和王大伟，他们想方设法回了城。最后离开的是马鸣、夏

## 为孩子注解《国歌》

范剑鸣

对孩子，你可以先不要问G大调和2/4拍  
甚至可以先不要问谁是田汉和聂耳  
你可以先问问什么是“最危险的时候”  
什么是“最后的吼声”  
对孩子，这些问题的答案  
不一定能用鼠标解决  
当你点击一个不忏悔的民族  
他们的教科书居然删掉了  
南京大屠杀30万炎黄子孙的白骨

对孩子，我们要相信自己的国家  
处处留存着血色的记忆  
就像今天，为了注解《国歌》  
我们点击“赵一曼遗书”  
倾听那行将就义的母爱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  
对孩子，还可以点击  
“狼牙山五壮士”或“八女投江”  
“新四军”或“八路军”  
该惊叹的不是电脑的容量  
而是历史蕴藏着如此丰富的矿脉  
8年烽火，点燃了多少怒发和壮怀

对孩子，也不是点击越多  
就意味着理解越深  
有时候，稀少也是富有  
当鬼子的军刀割开了杨靖宇饥饿的腹部  
腹中几丝草根、树皮的纤维  
包含了白山黑水全部的壮丽  
对孩子呀，这些都是  
《国歌》中一个个跳动的音符  
是义勇军留下的种子  
是种子中奋发的力量  
是课本中永远的启蒙  
当我们歌唱，70多年过去了  
储存在音符中的胜利依然鲜亮如初

对孩子，从“九一八”的冰冷  
到十月一日的温馨  
从圆明园的狼烟到鸟巢里的圣火  
是我们无法忘却的沉痛和光荣  
是祖国激越的进行曲  
对孩子，行进中的人民  
将从《国歌》中唱出更多的胜利  
就像《国歌》擦亮的日子  
还有很多，很多  
当你懂得了不屈、抗争  
懂得了在灾难面前起来，并发出吼声  
你就是《国歌》中的一个音符  
就是70年前，那场战争留下的一枚歌唱的子弹

## 生命的质地

刘润发

无论儒道，还是佛念，仅仅只是生活的手段而已，却不是目的。



生命其实很感性，但有时我们不得不对其作些理性甚至抽象思考。所以，生命总是哲学最初始、也是最终极的命题。令人纠结的是，生命从兴致勃勃开始，行至终结，一个周遭下来，我们却未必能弄清楚，生命到底是怎么回事。

感到自己年纪大，不是现在的事。还在十年前，当面对众多“70后”担纲要职，便有一种隐隐的伤感。但毕竟自己才三十多，尽管也是三十大几，但总算是“3”字头吧，心里的那股韧劲，还充着血，并且往上涌着，多多少少不把那批小年轻放在眼里。

一晃又是十年过去，暮然回首，幡然醒悟，自己就要往五十走了，苍老的悲凉随即凉了许多。抬眼望去，“70后”几乎占据了所有的要地，“80后”则像春天的笋，满身盔甲冲破土层，在充沛雨水的濡润和催促下，向着光和自由的空间飞驰。还有唇边胡须都还没有长齐整的“90后”，已经在“磨刀霍霍”。在这种咄咄逼人的新群体面前，“70后”的感觉，大概与十年前我的感觉差不多吧。其实，不用多久，“80后”也会生出同样感慨。就像施了有机肥的速生林一样，现在的“代际”概念，已经不能用“十年”作为刻度，你方唱罢我登场，一切转换似乎就在瞬间。老去、边缘和无意的忽略，已然成为常态。

那天，坐在还算主席的位置，却没有主角的感觉。从开始到结束，都是几位70末期、80边缘的青年人主导着话语权。流动的语言与跳动的思维，清晰表明他们充沛的活力与旺盛的血性。偶尔能插上两句，便又被更

为昂扬的话语拦截腰断。饭桌就是这个社会和世界的缩影，江湖位置的主次、轻重，都在这里得到曲折的彰显。即使出于礼貌，暂时居于主位，那也是“虚位”。这时，我便对“虚位以待”有了另一种理解。恰恰是这种“名主实次”的礼遇，更加表明对方无意间流露出的一种居高临下的心理优势以及世界“舍我其谁”的现实地位。

就像生命消亡一样，退出舞台是一个人无可避免的过程和结果。但很少有人能热情地拥抱这一刻，因为那不是轻盈地飞，而是沉重地落。是朝阳与夕阳，是少年与暮年，是盛开与凋谢，是升起与陨落……因此心境和心气是截然不同。现在似乎明白了，昨天在主席台上尚红光满面、奕奕神采的一个人，第二天退下来，便一身灰暗、满脸褶皱，过往的那份精气神消失殆尽，留存的是无尽的留恋、失落与迷惘。我还知道，此前一直撑着的是那口气，有这口气，便能血脉贲张，神采飞扬。丢了这口气，犹如最后耗尽那滴油的灯盏，挣扎摇曳之间顿然熄灭，精神轰然坍塌……蓦然之间顿悟，再伟大、再富有的生命，在这个节点，也没有特权。

于是自然追问起活着的意义、生命的意义。生命是有阶段的，每个阶段的质感都不同。有硬朗、有坚韧、有柔软、有道劲，体现着生命体每一阶段的每一种状态、每一种表情。比如，年轻时，脸上洋溢着笑容，手心盈握着快乐，心底流淌着自由……这时的生命，不知道忧愁和悲哀，即使有一种瞬间的愁绪流露和表达，也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这种生命阶段，洋溢着向上的力量，任何经意与不经意的失落和挫折，都可以如清风一抹，挥之即去。国学大家喜欢用儒释道来诠释和注解不同阶段的生命状态，三十学儒，充满进取和责任，自觉将生命融入社会，以天下为己任，所谓“社会好个体才好”。四十问道，人到中年，事业或许有成，阅历渐丰，无论身体内部之间的冲突还是人与人之间的纠葛日益频仍，这时需要圆浑、通达，更需要宽厚仁慈。五十向佛，年过半百，生命体由盛而降，经历风雨，遭遇悲欢，此时心正行正，心觉而不迷，万事参透，内心平静。生命在内心怒放，而不是一种表象的繁荣。南怀瑾对此作了最为生动的阐述，大师认为，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佛为师，道为骨，儒为表，三者融为一体，大度看世界。大师的总结，既是学术大成后的学界跨越，也是近百年生命经历的深刻感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和道家从来不是彻底分离的，而是人格理想的两端或过程，只是儒道在每个阶段的“分量”不同而已。用林语堂先生的话来讲，每个人的社会理想都是儒家，自然人格理想都是道家。美学家朱光潜的座右铭说得更透：“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看，这句座右铭是儒家精神和道家精神的结合，也是一种审美的境界。

这里，我们发现，所谓释儒道，取其积极意义，既是一种生命状态，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思维方式。但无论儒道，还是佛念，仅仅只是生活的手段而已，却不是目的。

因为，每一个生命的阶段，都自有其卓越的风华。进退之间，荣辱之际，舍得放弃纷繁红尘中的诱惑与热闹，舍得放下你依我依的情深和意长，舍得让自己从一个八面玲珑颇受欢迎的达人变成呆若木鸡、锦衣夜行的隐者，不惧孤独，不寂寞，不畏讥嘲，不随时潮涌般突如其来来的恐惧和绝望，依然故我、淡然，在逼仄的人生境地，也能考量出自身的生命质地，以一种穿越深邃的表情，于缄口中默念，生命渺小但珍贵，生活无奈但坚持。如此，便能拥有一种内心的饱满和情绪的舒缓。

因为，无论处于哪种状态，生命本来平庸、平常、平凡，至为重要的是适宜、适常、适度，如此，正好！

## 八个人的苦乐年华

——杨庆云小说《非常青春》读后

隋西

割舍不去的青春岁月，让我们忧伤，让我们奋进，让我们辗转无眠。”不由得想起李春波弹唱的歌曲《知识青年》——“那个年代已过去这么多年，酸甜苦辣还在梦中出现。多少次泪水打湿双眼，多少个梦还没有做完……”在文字与旋律中咀嚼，伴随着8名知青乘坐的列车，我进入了《非常青春》营造的故事情节中。其实，这“带着一点儿羞涩，一点儿胆怯，一点儿勉强”出发的专列，是8名知青的人生列车，他们的命运在这列车上跌宕起伏、众彩纷呈。

8名到九里沟屯插队的知青，四男四女，家庭出身、个性特征等各不相同，上山下乡之后的结局迥然各异。长相姣好、争强好胜的梅小眉，最终屈就于公社朱书记的淫威而投怀送抱，第一个走出九里沟屯，并由担任公社妇女主任到党委副书记，而后破格提拔为副县长，正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梅小眉最终因作风问题身败名裂，上吊自尽，香销玉殒于九里沟屯；张小非被齐会计家的狗咬伤，患了狂犬病，暴病身亡；



雪凌，这对知青夫妻一起考上了清华大学，后来成为科研干部。

举凡宏大叙事，总会呈现不同层面的人物，这才是真实的社会。《非常青春》中还有其他一系列鲜活的角色，比如生产队长蒲庆余、“油料作物”齐会计、“汉奸大叔”魏知贤、“地主婆”杜秋菊、“革命叛徒”李二，一个个血肉丰满、独具个性，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让人感叹多

彩的人生。读着他们的故事，心情颇为复杂，也深深感慨世事的复杂、人性的复杂。一时半会儿说不清，三言两语道不明，这就是人生，这就是社会。尤其是，小说中一些善良朴实的农民，在那个特定时代，面对有人不怀好意地对待他们，作者不是简单地褒贬，而是倾注深情，展示人性的光辉。带着血和泪写就的文字，因其情真，故能动人！

一部小说的成功，人物塑造、细节描写，这些都是必备的要件。当然，尤为重要是思想。思想是灵

魂，有了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才会有存在的意义。思想性的表现形式、途径和方法是多样的，但语言至为直观。《非常青春》中的许多话都耐人寻味，比如“悲哀是可以互相传染的，何况他们同病相怜”、“漂亮也是一种力量，有时候美丽能指挥、调动一切”、“表演得越充分越精彩，他灭亡得就越快越彻底”、“助人而不愿留名，那是人家的高贵；得恩不报，那便是自己的下贱了”、“缺乏乐观精神的民族，注定是要灭亡的”、“沉默不是金，是弱者的免战牌”、“沉默有时是金，有时却是纯粹的哀愁”……这些来自生活、提炼于生活的真切感悟，给人以醍醐灌顶般的顿悟。

行文至此，不由得想起前些日子幸会作曲家徐沛东先生。徐先生作曲的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片尾主题歌唱道：“生活是一条路，怎能没有坑坑洼洼？生活是一杯酒，饱含着人生酸酸苦辣……”。小说《非常青春》中8名知青的苦难年华，实际上就是知青群体的非常人生！